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

南丁小说选

南丁 著
作家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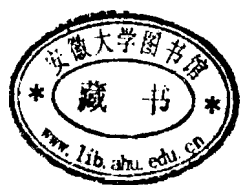


1949-2009
共和国作家文库

作家出版社

南丁著

南丁小说选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南丁小说选/南丁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12.9
(共和国作家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576 - 5

I. ①南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93452 号

南丁小说选

作 者: 南 丁

责任编辑: 张亚丽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340 千

印张: 26.75

版次: 2012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576 - 5

定价: 3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共和国作家文库

总策划 / 李 冰 何建明

终 审 / 侯秀芬 张水舟

统 筹 / 张亚丽

监 印 / 杨 全

出版说明

中国巨轮，乘风破浪，高歌猛进，短短六十载，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，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。中国文学，风起云涌，蒸蒸日上，流派异彩纷呈，名家力作迭出，同样令世人瞩目。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，我社启动“共和国作家文库”大型文学工程，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，以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，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、历史进程、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，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、勇敢实践、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。这套文库，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，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，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。我们同时相信，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、更加绚丽。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、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、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。

作家出版社

目录

回村的路上 /1
单人宿舍第十八号 /8
这一天夜晚 /20
检验工叶英 /29
图书馆管理员 /55
科 长 /71
苦 恼 /81
在海上 /87
三门夜话 /100
被 告 /111
旗 手 /143
搬 家 /153
助理饲养员的喜剧 /165
拉车歌 /176
旗 /197
死魂灵 /215

他们两个短促一生的编年史 /225

勘探者的梦 /241

尾 巴 /246

山上的小屋 /308

新 绿 /320

山中速写二题 /372

亮 雨 /381

境 界 /384

酒过三巡 /389

第九十九棵是刺槐 /402

作家的忠诚（代跋）/411

回村的路上

在区委开完了重点的负责人汇报会议时，日头已挂在西边。我看了看表是四点整。我住的那村子离区上有二十里，冬天天短，赶到家怕早已黑了，我加快脚步走着。忽然，后面轱辘辘来了辆大车，我正要让路，听得后面一声喊：

“老何！”

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李明善，这是我住的那村子上数得着的互助组长。他黑胡子里已长出了不少白须，叫风吹得飘飘洒洒的，头上包着头巾，腰带扎得绷紧，精神抖擞地坐在车上。我想：他来这干啥？还没来得及答应，他就说：

“是回去不是？来，上来吧！”

我在车上坐好后就问他：

“李大爷，干啥来啦？”

李明善回头看了看我，那眼色好像是说：问的奇怪。可是他嘴上却说：

“到合作社卖粮食来啦。不多，一千斤麦、五百斤豆、五百斤高粱。”

我一听到这，可高兴了，连说：

“好嘛，好嘛，李大爷带了头了！”接着我问起这两天村子里的情况。

他说：“大家都懂得卖粮食是为国家，也为自己，还能有啥说。可也有难整的，五个指头还不一样齐嘛，我看那也是早通、晚通吧，懂得理，脑筋开了窍就好办了……”他索性坐在左车帮上，和我面对

面地谈开了，让牲口拉着车自在地走着。

他简单地说了村子里的情况后，又说到他自己。他说：

“卖这点粮食真不容易呢。我自己，你知道我，老何，没啥，带头我就走的毛主席的路线，领导互助组干得可欢。这一回学过总路线劲头就更大了，眼睛忽地亮了许多，知道往哪里走，啥事还不好办？毛主席的话我是一通百通，可就是俺那屋里人难打通。我这人虽是心里透亮，嘴可笨，有理说不出，唉，听了十成顶多能说出三四成。有时和她说说，偏偏她好认个死理。两次不通，我就别开了，心说，‘和你好说不行，这个家我就当着了，看你怎的！……’”

这时，拉套的驴却站住吃起路边的草来，驾辕的牛也跟着停住，李明善用鞭杆捣了捣牛屁股，又着实地抽了驴一鞭子，“嘚，嘚”两声，车又走动了。他接着说：

“我把这想头和村主席一说，嘿，他别的没说，批评了我一顿，说我太急躁，太不耐烦，得好好打通家里的思想。——打通思想，我咋去打通思想呢？我又不是没打，打了呀，还是不通，有啥法。我正在发愁，你猜咋？老何，”说到这里他顿了顿，还没等我猜又说：

“嘿，俺那闺女玉兰回门子来了，她婆家就是这徐寨的。”他用手指了指我们才离开三里多地的区委所在地。“今年秋天才出门子。我寻思这闺女一不逢年、二不过节的，不好好在家生产，好生生的回门子来干啥，莫非跟公婆丈夫闹架生气了？可俺家玉兰不是那号人，来时也是笑眯眯的，没一点生气的样。她娘问她，她说：‘哈！娘家嘛，不是想啥时回来就回来了。’这闺女原来是来动员卖余粮的。她可也机灵，知道我是个互助组的头，思想比她娘进步些，就先来问我：‘爹，亏你还是互助组长呢，为啥粮食搁在家里不卖？’我说：‘不能怪我，那都怪你娘……’我还没把她娘不愿卖粮的事说完，她就打岔说：‘爹，你说娘的劲别在哪块？’我说：‘自私自利，光顾个人呗。’她说：‘你就光会拿大帽子压人，我看你准是没把道理给俺娘讲透。我去动员动员，娘保准卖。’我说：‘就数你能，你家卖了吗？’她一翻眼：‘嘿，那头不卖，我就来这了？’你看俺闺女那劲吧……”

车该往南拐了，李明善停住了话头，“吁”了一声，又接着说：

“她可就是能，一夜就打通了她娘的思想。今天一早，我是连卖粮食带送闺女到寨上来的。”停了会儿，他又说：

“老何，你看这如今的闺女……”看来，他是很难说出心里的感慨来的，摇了摇头：

“也难怪，人家是团员，又是宣传员嘛。”

这时，忽听得后面一声清脆的叫喊：“赶车的！”李明善和我一齐回过头，一看是个姑娘，穿件大红袄，正向我们跑来。李明善迟疑了一下，可是仍让车慢慢走着。他向我说：

“老何，你看这闺女没老没少的，准定是想搭车，咱逗逗她。”

我看着远远跑来的那姑娘，未置可否地笑了笑。

那姑娘又喊了声：“赶车的！”因为近了，就显得比先前更为响亮。大车依旧不紧不慢地走着，李明善没答理这女孩子的叫喊。那姑娘终于赶过了大车，往路当中一站，挡住了车的去路。李明善只得把车停下。姑娘的胸部累得一起一伏、呼呼吸吸的，半生着气质问李明善说：

“你这老头，耳朵聋了，叫你没听见？”说时还朝我看了一眼。

李明善看着姑娘这样，实在想笑，可他装着一本正经地说：

“不中听的话，我就听不见。我这一大把胡子了，什么赶车的赶车的，这会儿又叫我老头，你这闺女也太没老没少了！”

姑娘一听，笑了，连忙说：

“噢，这倒是我的错误了，我承认错误。可也不能怪人家呀，离这么远，谁能看见你长胡子没有，叫错了不就闹笑话了？这回是我的不对，不该叫你老头，那是气话，大爷。”

李明善看姑娘这么爽利，就忍不住笑呵呵地说：

“对了嘛，这才是个好闺女。”

那姑娘走近了车辕问：

“大爷，这车是往哪儿的？过胡坡不过？”

李明善说：

“往小李庄，到岔路口你下车，二里地就到胡坡了。上来吧，上来吧，好闺女。”

那姑娘爬上了车，挨着李明善坐下，喘了一口气，用手理了理披散下来的头发，额头上冒着汗。她看着我说：

“你看这个大爷，原来是爱叫人奉承他！”然后又转过头去对李明善说：

“大爷，你有这个脾性不要紧，可叫我累得不轻。”说得我们都大笑起来。

我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这姑娘，剪发头，额头稍高，眼睛眨巴眨巴直闪亮，薄薄的嘴唇，圆圆的脸，皮肤黑里透红，上身穿着大花红袄，下面穿着碎花绿棉裤，脚上是八成新的黑棉鞋。我想这姑娘大半和李明善的闺女玉兰是一个类型的人物，而且也可能是回娘家动员卖余粮什么的吧。李明善想的和我一样，却问了出来：

“你到胡坡干啥，是回门子的吧？”

姑娘又好气又好笑地说：

“看你这老头，人家还没有出门子呢，就回门子了？”

李明善听她又叫自己老头，就说：

“又叫老头了，叫老头你就别搭我的车。”

姑娘看着李明善这个样，笑得直不起腰来，连说：

“不敢叫了，不敢叫了！大爷，可你不要说叫我生气的话，我一生气就叫。”

姑娘一上车，这车上就好像不是添了一个人，而是添了一群人的，显得热闹多了。我们本来谈得高兴，她一来就更加高兴了。特别是李明善，我看得出来他非常喜爱这个姑娘，他逗着她说：

“你一个大闺女家，不好好在家侍候爹娘，照顾小弟弟小妹妹，烧锅做饭，做针线活，出来瞎跑个什么？”

姑娘把头发一甩，说：

“嘿，你这一说，我又该生气了。你说得倒好，瞎跑？人家在县上没明没夜地开了几天宣传员代表会，你倒说人家瞎跑。哎，这可是大事，比烧锅做饭重要得多。”

李明善向我看了一眼，好像是说：“你看，又是个宣传员。”然后，他就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姑娘，我约摸着他是从这姑娘身上看出了

和自己闺女玉兰一样的一点东西来了。他老是盯着她看，姑娘给他看得不好意思起来，说：

“看什么？还不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睛。”

李明善把眼睛移开看着我：

“把开会的事讲讲吧。”

姑娘望着他的项背说：

“大爷，我一讲，你一准爱听，可我得先问问你，你参加互助组没有？”

李明善说：

“是个互助组的领头的。”

姑娘说：

“嘿！那好，大爷，你算走了正道了，往社会主义走，你算开了个头。什么是社会主义，社会主义啥样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她好像想用手比划，可实在难以比划得出来，又看李明善是背对着自己的，她就又把抬起的手放下，想了想，说：

“那生活简直美透了，县上的图片展览你没看到，真可惜！你要是看到，你就知道了，比咱现在这生活好十倍也不止。耕地也不用破犁子老牛了，收麦、打场全都用机器。嘿！到那时，我也不用坐你这老牛车了，咯噔咯噔半天还没到，小汽车嘟的一声可就到家了……”

李明善和我都快活地笑起来。姑娘接着说：

“笑什么？这还能是假的？可是，大爷，想到那一天也不容易，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，还得工人、农民加劲干。就比如说，用机器犁地收麦，机器打哪儿来的？得工人造。工人怎么能造这些机器？饿着肚子行不行？我们就得多打粮食，把多余的卖给国家，支援工业。要是咱们能多打粮食供给他们，到社会主义就快了。”

她讲到这里，停了停，接着又说：

“粮食得卖给国家，要是卖给私商，那工人和缺粮的庄稼人就要挨剥削，该吃亏了。哎，大爷，你卖了没有？”

李明善说：

“嘿，这还用说。”

姑娘更高兴了：

“我说嘛，互助组长嘛，还有不带头的。”又朝我点头笑了笑。

李明善实在是爱上了这姑娘，像爱自己的闺女玉兰一样。他看快到岔路口了，禁不住问：

“好闺女，你姓啥？”

姑娘笑了笑说：

“我姓宣。”

李明善又认真地问：

“叫啥？”

“宣传员。”

这时，李明善才知道这闺女又和自己开玩笑来了，便也高兴地笑着说：

“哈，你这闺女真淘气！”

那姑娘说：

“好，说正经的，我叫胡秀英，俺爹叫胡大海。”

李明善手摸胡子说：

“嘿，我说呢，我说呢。”

这个胡大海我也是知道的，是胡坡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，县上有名的劳动模范，这次他们社里卖给国家三万斤粮食。这会儿，李明善一定是又想起了：怪不得这闺女恁进步，人家劳模的闺女嘛。

到了岔路口，没等停车，胡秀英一跳就下了车，说：

“走快点吧，大爷。”又向我看了一眼说，“再见吧，同志，没事到咱村来玩。”走不几步，她又回头喊着：

“赶车的，老头，赶快点吧，眼看天就黑了。”说完，就像百灵鸟般地笑着，飞奔而去。

李明善“哦，哦”了两声，把车真的赶快了些，说：

“老何，你看这如今的闺女……”他摇了摇头，我知道，他这摇头是表示了无限的赞叹。

西天还剩下大半个火红火红的太阳，和一抹红霞。小李庄已可看到了。我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再说一句话，好像都在默默地倾听着这

时代的前进的脚步声似的。

李明善猛地“啪”的一声，把鞭子抽得山响，树上的一只乌鸦给吓得飞了起来。牲口小跑着，我回过头往后面看去，那胡秀英好像一团火在大地上滚着似的，一会儿就隐没在一片屋舍里，那大半就是胡坡。

一九五三年十二月

开封

单人宿舍第十八号

你要是以为单人宿舍是一个人住一间屋子，那就错了。所以叫它单人宿舍，意思是与家属宿舍区别开来。单人宿舍的意思，一般指没有老婆或者没有家属的单身汉的宿舍，他们大都是七八个人或十来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。住在单人宿舍里的工人、职员，大都是年轻小伙子。可也不完全是这样，有些三十岁以上的人，甚至老头，也有住在这里的，因为他们虽然有了老婆，有了家属，但暂时还没接来。

我说的这个第十八号，是东楼第十八号。你要是光知道第十八号，宿舍管理委员会的传达室是不给你找的，你想自己找就很困难。因为我们并不是那些个普通的小工厂，这里是了不起的大工厂，光是单人宿舍第十八号就有好几个。

一进单人宿舍院子的大门，就是东西两座大楼，在两座大楼的后面，各有十多排红瓦灰墙的平房，从东往西，每排都有个第十八号。

我说的不是别的第十八号，是东楼第十八号。这间屋子在东楼楼上最西面，在走廊的北面，透过北面的窗子，就可以看到工厂的大门，居高临下，什么都可以瞧清楚，要不是那座宽大巍峨的三层楼的办公室大楼挡住了视线，就几乎能见到工厂的全部了。从西面的窗子往西北望去，可以看到远远的高大的脚手架，那里是正在建设中的纺织工业区。晚上，伸出头去，往东还可以看到市区的万家灯火，就像是一天的繁星。

这屋子连我一共住了七个单身汉，年岁大半都在二十五岁上下，

另有一个四十来岁的木模间的工人，则属于那种暂时还没把老婆接来的人。

八个人中间，有两个是机工车间的车工，一个是翻砂场的浇铸工，一个是装配场的装配工，一个是厂工会的文教干部，还有一个是计划科的职员，我在党委会工作，再加上那个木模间的工人，可齐全啦。

这屋子共放了五张双层铺的床、两张桌子。桌子是三斗的，和初中学生的课桌差不多，作为大家公用的。有两个上铺，上面放着大家的箱子什么的，其他的都住满了人。我的上铺住着一个车工，是不久前从南方来的，叫刘志远，我们这屋子的人通常都管他叫老刘，唯独木模间的林师傅叫他小刘。

工厂的生活很紧张，星期一晚上是党课，星期二晚上是党团组织生活，星期三晚上是技术课，星期四晚上常说不定有什么临时性的会议，星期六晚上，大都去城里看戏看电影，星期日也大都在城里玩一整天，很晚才回来。因此，只有星期五的晚上，这屋里才显得特别的热闹。每到那个晚上，总要争论一些问题，争论来争论去，总也没有个结论。

星期五晚上的争论，已经成为习惯了。可是，对这争论也有不热心的，像装配场的小马正和翻砂场的女学徒工何金芝谈得热火，因此星期五晚上总是不在，等回来时争论也已结束了。还有，计划科的那个职员吴文，老是戴着近视眼镜躺在床上看皮面精装的什么技术书，一言不发，对争论露出不满的样子，那整个的脸部表情好像是在说：你们真是无聊得很！可是，吴文也真有两下子，在一片吵吵嚷嚷的争论声中，也居然能把书一页一页地看下去。我自己不能算是一个热烈的参加者，但我对他们的争论却很感兴趣，每次都不放过听的机会。

星期五晚上的争论，的确是已经成为习惯了。

这正是秋天，人们吃过晚饭，到浴池里洗了个痛快，回到宿舍来，有些就直接往床上一躺，有些就打它一会扑克牌，再躺在床上。然后，就开始了争论。

上上个星期五晚上，争论的是哪个车间的工作顶重要。

这个争论是由刘志远发起的。他刚洗过澡，换上了一套干净衣裤。回来后把脏衣裤往放箱子的那个上铺上一甩，然后就爬到了我的上面——他自己的床上，舒舒服服地躺下来，胳膊和腿一齐伸了伸，把床弄得咯吱咯吱地响。然后，就用那不熟练的北方话，发起了争论。

“机工间真是一个工厂的灵魂，没有它简直就不行！”

与刘志远一个车间的小朱，照例是拥护他的意见，小朱对刘志远有一点敬佩，又有一点爱慕。人家与自己年岁差不多，技术可比自己高强得多，刘志远能让八尺元车每分钟转一千一百转，而自己却顶多只能转八百转。

“说得对！”这次依旧随声附和着。

可是，却立时遭到了翻砂场浇铸工赵发的反对。

“不对！”赵发每次说话都是大声吼着，好像要和人干仗似的，他一边吼，一边还挥舞着他那比这宿舍里所有的人都要粗的胳膊，和比所有的人都要结实的拳头。赵发挥舞着胳膊继续说：

“你们机工间也不过是个加工车间，我们翻砂场要不倒出毛坯，你们还加工个屁！翻砂场是工厂的咽喉，离了它，你就别打算办工厂。”

小朱就在赵发的上铺，他不看也知道赵发一定在左右前后地挥舞着胳膊。可是，他对赵发的性格很了解，他并不害怕。小朱一板一眼地讽刺赵发：

“看你这个人，说话也费这么大劲，怪不得你一顿要吃五个馍，给自己都吃穷了，你要能省点劲用到干活上去，就只会好处。你嘴里也太不干净，老是‘放屁’，该打扫打扫啦！……”赵发下到地下，吓唬着要揍小朱，这最后几句话小朱是抢着说完的。

大家都哄笑起来，只有吴文依旧在翻看那皮面精装的书，好像这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似的。

刘志远边笑边维护着自己的“盟友”小朱说：

“君子动口不动手，躺下好好地说理呗！”

林师傅把几乎烧到了手指的烟头往痰盂里一扔，烟头落在水里，“吱”的一声响。接着他就说：

“叫我说木模间是根本，木模间要是不搞出模型来，你就倒不出